

以钝示人 以锋策己

——周明全的批评之路与文学现场的精神对话

■ 班琳丽

“以钝示人,以锋策己”,这八个字,或许最能概括周明全的批评品格。他自称批评界的“野孤禅”,坦言最初身处边地、居于边缘;然而从《隐藏的锋芒》到《成为批评家》,他从云南沾益一个叫色格的小山村出发,逐步走进了文学批评的中心。这一路,不是凭借机巧与攀附,而是靠一种近乎笨拙的真诚与持续不懈的自我磨砺。

一、相遇《骚土》:精神起点的三重底色

我是从《隐藏的锋芒》关注《骚土》,又从《骚土》回望周明全的批评之路的。

2006年夏天,周明全遇见了老村的《骚土》。这部书写西北农村特殊年代的长篇小说,因性描写的直露与乡村政治的真实,出版后被删改、被扣帽、被冷落。但周明全反复阅读各种版本不下十次,每一次都有“新鲜感和陌生感”。他判断,这部被遮蔽的小说“字字精妙,处处奇妙,涉及的都是惊心动魄的人生问题”。

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评论,老村读后“大吃一惊”,感叹这个远在云南的80后年轻人“居然能看透《骚土》”,称他为“神人”。此后,周明全每年赴京,住在老村画室,两人赤膊长谈,整夜论艺。

这段相遇,为一个从底层突围的年轻人奠定了文学批评的三重底色:其一,不看名声看作品,敢于挑战主流的认定权;其二,敬重不跟风、不媚俗的写作者姿态;其三,从生命困顿中迸发批评的“个人锋芒”,拒绝学院的规训与圈子的收编。

事实证明,这也正是周明全批评的先锋性所在,不在姿态,在判断;不在潮流,在根性。

二、“隐藏的锋芒”:宝剑入鞘,光芒自藏

2013年,周明全出版第一本批评集《隐藏的锋芒》。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,“隐藏”与“锋芒”并置,恰恰构成了他早期批评姿态的核心:不依附于任何学术流派,不进入任何权力体系,崇尚批评的唯一武器是“真”。

锋芒指向何处?首先,指向被遮蔽的好作品。他写老村、写吴洪森、写姚霏,那些被主流文坛冷落的写作者,他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关注边缘,而是真的在这些被忽视的文本中读出了被忽视的价值。其次,指向当代文坛的怪诞现象:批评脱离现实、沦为创作的“跟班”、丧失独立人格。

但“隐藏”还有更深的意味。周明全援引黄宾虹:“像黄先生这样身怀奇才而自信的艺术大师……譬如宝剑入鞘,锋芒自在:隐藏愈久,愈见光芒。”这段话既是写给老村的,也是写给他自己。他用最“笨”的方法深耕文本,一篇一篇地读,一句一句地品,不参与众声喧哗的狂欢式批评,不跟风捧大腕。

这就是“隐藏”的策略:不是锋芒消失,而是选择了更冷静的存在方式。

三、“成为批评家”: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蝶变

新近出版的《成为批评家》,是周明全从事文学批评以来的系统回望。书名值得玩味,不是“我是批评家”,而是“成为批评家”。一个“成为”,道出了批评的本质:不是一种身份、一个头衔,而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。你永远不会“是”一个完美的批评家,你只能不断地“成为”一个更好的批评家。

全书三辑。“纵论”对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全景式解剖,指出当下批评的“失语”与“失格”。但周明全在批评别人之前先批评自己,在《西部青年批评家成长的困境》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自身局限:“过早地老于世故,忽视自我学习与精神提升。”这种“既批判环境,也反思自身”的态度,让他的批评摆脱了空洞的指责。

“足迹”部分,他自述出生于云南沾益一个叫色格的小山村,“自小就有一种被困在山谷间的自卑感和虚弱无助”。他渴望远方,“远方是更大的虚无。只有不断地奔跑,奔向远方,才是战胜虚无唯一的疗救之法。”这是一个从底层突围的人、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。他身上有一种罕见的“透明感”,说话不绕弯子,做事不搞虚的。

更难得的是,周明全不只自己写作,还致力于推动整个“80后批评家”群体的成长。2013年底,他策划主编的《“80后”批评家文丛》第一辑八本出版,被评论界视为“吹响了集结号”。从一个“我”到“我们”,这是他批评生涯的重要转折:个人的锋芒再锐利,照射范围终究有限;当一个人开始为同代人搭建平台,批评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,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事业。

四、批评家的“怕”与“爱”:以钝示人的深层智慧

霍俊明将周明全定义为“诗人批评家”。这触及他批评话语最核心的特质,以诗的敏感、诗的质地,渗透到批评判断中。他反对故作高深、生涩难懂的批评文体,认为“写得生涩难懂的评论文章,多半是评论者自己对文学没有新的发现”。

但“诗人批评家”的深层含义指向一种批评伦理:批评家应该有“怕”与“爱”。周明全身上有一种罕见的“不怕得罪人”的气质——不站队、不抱团、不依附于任何权力体系。这种独立人格在今天越来越稀缺。但与此同时,他又是“怕”的。他说:“文学批评是短命的行业。”他知道批评的时效性极短、影响力有限,正因为知道这一切,他反而更珍惜每一次批评的机会,更谨慎地对待每一个判断。

这正是“以钝示人”的深层智慧。表面上的“钝”,是不急于表态、不追逐热点、不制造声响;内里的“锋”,是每一次出手都直指要害。这种“怕”与“爱”的辩证,让他的批评既有锋芒,又有温度;既能刺穿病灶,又能抚慰人心。

五、结语:个人锋芒如何照亮时代

周明全的批评之路,是一个从“隐藏锋芒”走向“以锋策己”、从“以钝示人”走向“成为先锋”的过程。最初的锋芒,来自底层、来自个人。他在《骚土》中找到共鸣,在与主流文坛的错位中找到方向,在深夜的烟头和铁皮屋顶的寒风中反复淬炼。这本是微不足道的一束光。

但周明全没有把这束光据为己有。他把它变成了一套丛书,变成了一种可传递的精神资源。他示范了“有难度的批评”应该是什么样子:需要诗人的敏感,也需要学者的严谨;需要直面问题的锋利,也需要珍视生命的温度;需要站在文本内部的细读功夫,也需要俯瞰文学史脉的宏观视野。

“真正的批评家,首先是一个对文学、对生命怀有赤诚的‘成为者’。”这句话,是他对自己批评生涯最准确的注脚。而“以钝示人,以锋策己”,则是留给来者的一个路标:方向在这里,勇气在这里,真诚也在这里。



无言的陪伴

■ 吴树鸣

太阳真好。

天暖和了,我也学着那些老人,搬个小凳子——不,是躺椅了,斜身躺到大门口向阳的场地。阳光斜斜地打在身上,从肩膀慢慢移到膝盖,像一床晒透了的旧棉被,又轻又暖,让人心生欢喜,尽情地享受着冬日暖阳带来的惬意,安逸的生活悠然入心。年纪大了,这时候什么都不想做,就想这么坐着,眯着眼睛,让光一寸寸地熨平心里的褶皱。

这么躺着,还是这儿,忽然就想起父母还在的那些年。

那时候我经常是匆匆忙忙,为了生活披星戴月地打拼,早晚回家,远远就看见大门窗子下那片水泥地上,坐满了人——围着一圈下棋的、蹲在地上用石子丢方的、依在大石头面上打扑克的,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。他们也不说话,就那么静静地坐着、或者蹲着,偶尔有人挪动棋子,啪的一声,清脆得像时光断裂的声音,或者因为悔棋争论的,面红耳赤。每遇此时,我会早早把车停下,摸出烟来,赶到面前给在场的人一一敬上;有时候也取出酒瓶,让他们相互传着抿一口;有时候会取出几瓶矿泉水递给他们,老人们笑着接过去,也不多话,只是点点头,继续守着那片阴凉,守着那永远下不完、或者没有输赢的方格,也守着我的父母。

现在想想,那时候我的能力、格局,大概也就只够做到这些了。可是这些年过去,我总后悔——后悔怎么没去街上买些烤肉串串,哪怕一人分一串呢?那些老人,陪了我父母多少个日日夜夜啊。他们什么也不图,就是坐在那里,像老树一样,把根扎在那片水泥地上,陪着我的父母看春去秋来,看云卷云舒,看天晴下雨,看冬雪春花。

一晃,一二十年过去了。

如今我也到了需要人陪的年纪。眼睛花了,身子骨也不比从前,跑不动了,也不爱跑了。年轻时候那些轻狂、那些意气风发,都像昨夜的梦,醒来只剩个模糊的影子。偶尔会想起当游泳教练的日子,手把手教那些学员换气、蹬腿;也会想起当驾校教练的时候,一遍遍讲挂档、踩离合。那时候多认真啊,恨不得把自己会的全倒给人家。现在呢?现在只会坐在这儿,想着中午吃什么面,蒜瓣配不配,太阳晒得够不够久。至于当年是否“过五关、斩六将,南征北战、东进西曲”似乎已是昨日黄花,与己无关了。

老人们常说,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。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是平和的,眼睛里没有怨。一日三餐,粗茶淡饭,晒晒太阳,就满足了。从前我不懂,觉得这是将就,是妥协。现在才明白,这不是将就,是看淡。

看淡了名,就不在虚妄里打转;看淡了利,就不被欲望捆住手脚。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人这一辈子争的、抢的、放不下的,到头来哪一样带得走?反倒是那些不要钱的东西,就是阳光、风、身边人的呼吸、心里头的回忆,这些成了最金贵的。

当年坐在窗前的老人们,其实什么都知道。知道世界很热闹,知道宝马和面包车跑不到一条道上,知道手机里有看不完的戏、听不完的新鲜事。可他们还是选择坐在这里,沉默着,晒太阳。这不是认命,这是通透。人生九十九句话都是废话,言少反而显厚重。他们不说话,是因为不需要说了。风替他们说了,阳光替他们暖了,身边那个同样白发苍苍的老伙计,替他证明了,就是我们都还活着,我们还在彼此的世界里。

有时候我想,那些陪过我父母的老人,如今也都去了吧?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,是不是也像我此刻一样,回忆着年轻时的意气风发,回忆着某个春天的黄昏、某个冬天的炉火?他们不言语,可他们的沉默里,藏着整整一个时代。

这就是无言的陪伴了。

没有热闹的话,没有惊人的举动,甚至没有太多表情。就是那么坐着,像两棵挨得很近的树,根在泥土下早已握在一起。你落叶子的时候我接着,我开花的时候你看着。等到有一天,其中一棵不在了,另一棵还是站在原地,替它晒着太阳、淋着雨。

母亲常说,缘分是养出来的。那时候不懂,觉得缘分是天定的,怎么养?现在懂了,那是每天早上的一个点头,傍晚的一句“回来了”,过年时候互相让的那一口酒,都是养。养久了,人心就生了根,扯都扯不断。

我感激那些老人。感激他们在我父母漫长的晚年里,做了那堵可以依靠的南墙。他们什么也没说,但什么都说了。他们的沉默,比千言万语更重、更深、更烫。

太阳偏西了,影子慢慢拉长。我站起身,拍拍裤子上的灰,准备回屋。明天这时候,大概还会坐在这里。不是为了长寿,不是为了补钙,就是想接住这一天里最厚实的那块温暖,像当年那些老人,替某个还没回来的人,守着这片光。

无言的陪伴,原来是这样,就是你走你的路,我做我的南墙。风来我们一起低头,雨过我们一起抬头。不说话,也知道你一直都在。

一位驻村干部的文化使命与担当

——读杨志勇散文集《牛山意象》

■ 段小芸

一口气读完作家杨志勇散文集《牛山意象》,一股向上向善向美的正能量和昂扬奋进的豪迈之气、敬佩之情,油然而生。

风物寄情致,笔墨写春秋。杨志勇在这部散文集中,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和意蕴丰沛的情感,将自己战斗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一线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与牛山自然风物、历史文化和民间传说有机融合,勾勒出驻村干部攻坚克难的励志品格和踔厉奋发的昂扬姿态。它既是一幅乡村振兴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,又充分彰显了一位驻村干部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。

在四年驻村生活中,他放下身段,扑下身子,与草庙村的广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,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,团结带领干部群众,发扬自强不息、迎难而上、艰苦奋斗和锐意进取的精神,始终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,谱写了一曲凝心聚力谋发展、万众一心奔小康的壮丽凯歌。

在推进草庙村乡村振兴实践中,杨志勇坚定理想信念,牢记宗旨意识,自觉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。他不仅以经济建设和产业扶持为抓手,在推动乡村文化繁荣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、促进新民风建设与社会和谐等方面,勇于探索,开拓进取,积极作为,用手中的笔,用心、用情、用力,抒写了《牛山意象》宏阔瑰丽、意韵丰盈的华美篇章。

《牛山意象》的核心价值,在于将自然人文景色、民间故事传说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。如《牛山之牛》一文中,牛山的自然风光、文化资源以及干部群众的拼搏奋斗精神,在作者的笔下得以精妙呈现。作者以神牛醉卧人间的寓言故事,大力弘扬“为民服务孺子牛、创新发展拓荒牛、艰苦奋斗老黄牛”的“三牛”精神。这既是传递向善向上向前的人生哲理,更隐喻牛山人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。同时,也展现了广大驻村干部恪尽职守、奋发有为的励志品格和时代风采。

作者在驻村期间,一年四季,抬眼所见皆是牛山优美的自然风景,耳边听到的是乡亲们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,他整日陶醉在美景和富有哲理的故事中,深受触动。他立志挖掘牛山的“72宝”,决心搜集100个牛山景观和民间故事。在他看来,“牛山,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有故事的一座山”。如果不把牛山的故事整理、创作出来,使之传承和得以延续,实为遗憾。于是,他下决心着手开始付诸行动,践行他作为一名文化人的初心使命和勇毅担当。无论前面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,他都绝不轻言放弃。

作者热爱牛山,其身心早已与牛山的山水与风物融为一体。在驻村期间,他关心村民的急难愁盼,心怀理想,兢兢业业,踏实做事,在干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。起初,有人私下议论:“一个写文章的文化人,来这里能干啥?”但他不信这个理儿,心里暗暗发誓,一定要在草庙村干出一番成绩,不辜负党和政府的重托与信任,为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,让老百姓从中受益。

驻村一年后,组织上考虑他家在省城、孩子尚小,安排他返城。但经过深思熟虑,他认为牛山传奇故事的挖掘、整理和创作工作,正处在节骨眼上,他不想让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半途而废。更何况乡亲们认可他干得好,对他很有感情。他断然放弃回城的机会,选择继续驻村,继续为老百姓做好事、办实事,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和贴心人。他是党的优秀干部,团结带领群众继续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,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,进一步增强热爱党、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坚定信念,不断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,把一个地方的事业持续向前推进。

驻村期间,在与当地民众的交流中,当得知牛山民间流传着许多神奇的故事时,他如获至宝,深为震动。结合日常工作实际,他大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,在解决矛盾纠纷时,不给老百姓讲大道理、说大话,而是尝试着用他们能听懂、易于接受的方式沟通和协调,使现实生活中诸多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。他通过新民风建设,旨在培育和弘扬“诚、孝、俭、勤、和”为核心的新风尚,改善社会风气,提升群众道德素养,获得了群众一致拥护和好评。而这些文化传播和文明风尚的内涵,与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,与牛山民间故事一脉相承。因此,在乡村振兴中迸发出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。

杨志勇作为一名驻村干部,又是作家、文化人,他深入基层,扎根生活,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优势和特长,动用自己的脚力、眼力、脑力和笔力,为牛山树碑立传、塑形铸魂。把牛山隐藏在历史长河中那些濒临消失的传说故事,从历史的烟云中,倾心打捞出来,让牛山这个“绿色天堂”“人间秘境”焕发出新姿和神韵。

杨志勇是一个有心人,牛山因他的到来,更增添了些许的仙气、灵气和福气。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、纷繁复杂,白天,他一边扎实开展帮扶工作;夜晚,他在一盏孤灯下做札记,录故事,深思考。有时实在忙得抽不开身,他简单潦草地先写个故事梗概,等闲暇了再详细补全内容。他整天忙得不亦乐乎,尽管忙、累且苦,但他的内心却很充实和快乐。他认为自己埋头在做一件具有文化价值、对社会有益的事情,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在《春风吹过我的村》中,他这样写道:“真正地爱过了,我才敢说,它是我的村。”读到这句话,触动心弦。我在思考,是怎样的情深义重,使他在开篇第一句、发自肺腑地捧出这句掏心窝子的滚烫话语?试想,假如没有付出真情实感和心血汗水,谁敢拍着胸脯、骄傲而自豪地说:“这是我的村”!由此可见,作者对牛山草庙村及父老乡亲的满腔挚爱和赤子情怀,跃然纸上,天地为证,日月可鉴。

作者通过驻村实践,将民间故事转化为教化村民、倡导新民风文明建设的载体,体现了“意象”手法的精妙运用,他将写景、叙事、抒情与感悟融为一体,最终巧妙地落脚于乡村振兴、人文关怀和时代精神这个命题,使读者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,心领神会,受到启发和感染。在我看来,这种新颖而独特的表达手法,开阔了散文创作新视野,拓展了散文创作新境界,令人耳目一新。同时,也体现了作者视野宏阔、眼光独到、境界高远及胸襟博大的精神气象。

杨志勇以陕南安康牛山为背景,通过95个民间传说与108处风物的翔实记录,构建了一幅自然风光、人文精神与时代价值完美统一的三维画卷。他通过手中的彩笔和《牛山意象》的恢宏气势,意在打造牛山“文旅融合”新业态,把大美牛山推向中国,推向世界。他的深情和大爱,生动地诠释了其作为一名驻村干部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。



白云深处有瓦房

■ 喻东平

初秋几场雨,秦岭南麓的群山便绿得透亮。略阳县城枕在三水交汇处——八渡河、玉带河与嘉陵江在此相拥,自古是秦蜀要冲、陕甘锁钥。江水润泽,栈道蜿蜒,兵家必争,商旅曾盛,如今都化作了城垣下不息的涛声。

车出县城,过灵岩寺,沿嘉陵江下行数十里,跨公路桥至对岸,便是乐素河镇人民政府。再从镇政府门前折入山谷,循着乐素河“V”形的河谷逆流而上。山越深,尘嚣越远,满目苍松翠柏层层叠叠,风里裹着草木的清润。行不过一程,瓦房村便在云雾里悄然现身。

晨雾未散,峰峦若隐若现,像披着薄纱的仙子——这便是瓦房清晨惯有的笔法。村庄静卧于寒峰山怀中,清幽、古朴,带着深山里特有的寂寥。走近了,却觉清新齐整:屋舍沿河而列,白墙黛瓦,山墙壁画栩栩如生,通村路在房前蜿蜒。一条瓦舍沟,如青绸从群山里飘出,不急不缓地穿村而过,把村子分成两半。溪水清冽,圆石可数,水草随波轻摇;几道矮坝拦出数汪浅潭,水声潺潺,桥边更响。路上多是守着老屋的老人,步履缓缓,神情安然,眼底却藏着一丝空巢的落寞。偶有噪鹃啼破青山,反而衬得更加寂静。

因驻村帮扶之缘,我来到这紧邻甘肃康县的深山村,不觉已近一载。闲时问起村名由来,老辈人娓娓道来——清光绪初年,四川水患与“东乡血案”同发,底层百姓流离失所。徐氏一脉扶老携幼,一路北上,在秦岭深处的寒峰山下落脚。他们农忙精耕,农闲经商,数年后家业渐丰,便建起一院高大的瓦房。彼时乡民多住茅草土墙屋,徐家的大瓦房鹤立鸡群,四邻争相观之,“徐家瓦房”之名不胫而走。至1958年,此地正式定名瓦房大队,后为瓦舍沟乡政府驻地;数年前并村时,仍沿袭“瓦房”之名。我想,村人不曾选用“瓦舍沟”旧称,而执意叫“瓦房”,大约藏着最朴素的愿望——把遮风挡雨的草顶换成坚实的瓦檐,如同别处取名“聚贤庄”“保定村”“泰安里”“长顺巷”一般,寄托着人们对安稳富足的渴慕。

而今,老村早已换了新颜。两层小楼、三层洋房比比皆是,住上大瓦房早已不是奢望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东风吹过,千群同心,村民奋起,荒坡正变绿洲,静水也起涟漪。山坡上,桑树舒展枝叶,林下天麻、猪苓悄然生长,土鸡养殖棚齐整排列,烤烟梯地层层叠叠铺向山腰。村里推行“支部示范、能人引领”的模式——党员带着种烟养鸡,能人领着种药材,人人学有标杆,户户干有方向。桑园成片,烤烟飘香,蚕棚明亮,猪苓、天麻、淫羊藿在深山里酿出财富。昔日“穷疙瘩”,如今多元产业如星火燎原,鼓起了乡亲的腰包。

但瓦房人明白,产业是根,生态是本。在和美乡村建设中,他们学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,从一砖一瓦的整治做起。污水管网铺进了沟岔,村道硬化到了每户门前,路灯照亮了夜归的路,垃圾分类亭立在转角,卫生厕所彻底改了旧貌。路边的闲散空地栽上枇杷、紫薇、红叶石楠,树下鸢尾与淫羊藿相伴而长。春有花,夏有荫,秋有果,冬有青——村容美了,人心也亮了。村支书说得好:“环境就是精气神,面貌就是发展劲头。”于是,干部带头,志愿者、公益岗、乡亲全员上阵,扫除死角,清运杂物,拆危治乱;村民是家园的受益者,更是家园的守护者,会议、喇叭、微信群、入户谈心,把“人人参与”种进每家每户。如今漫步村中,青山环抱,碧水穿流,白墙黛瓦与自然相映成画,恍若桃源。

乡村之变,不只在形,更在魂。修订村规民约,成立红白理事会,移风易俗蔚然成风;更在全县率先办起“长者饭堂”,一餐热饭,暖了留守老人的心,也暖了整个村庄的黄昏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,这方小小的饭堂,成了瓦房最温情的注解。

山河悠悠,世事更迭。站在这“秦岭绿谷”之间,我常想:我们驻村帮扶,究竟为了什么?不是为了自己的履历更鲜亮,也不是为了堆砌冷冰冰的数据,而是让每一个黎明都听见鸡鸣鸟叫,让每一个黄昏都看到炊烟伴霞。

乡村振兴,要产业之兴,生态之优,乡风之淳,更要人心之聚、希望之燃。作为第一书记、工作队长,我何其有幸,能踏进这片土地,与乡亲同耕同作,共盼共行。那些守着老屋的老人,那些奔忙田间的能人,那些学童清澈的眼眸,都是我心中最重的责任。乡村振兴的大道上,瓦房村正沐浴着新时代的日光。我们愿做那铺路石、架桥人,让产业更旺、山水更美、乡愁更暖。这幅生态宜居、生活幸福的图画,正由每一个瓦房人亲手绘就——而我,也将继续以脚步丈量这片青山,以真心贴近这片土地,直到寒峰山的云,飘进每一扇敞开的窗;直到瓦舍沟的水,唱出每一户安宁的歌。